



骏马文丛
JUN MA WEN CONG



塞上情思

蒋振邦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 蒋振邦

出生于1939年2月11日（农历虎年腊月二十三日），宁夏贺兰人。在平罗县从事宣传、广播、文化工作22年。1984年调回母校编辑《宁夏大学学报》，曾任副主编，编审职称。学生时代就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82年创作的电视剧《喜从何来》（二人合作），由宁夏台录制，中央台播出。1983年中篇小说《在沿河村里》发表在《当代》第5期头条位置。文学作品及论文10多次获全国、自治区奖励。1994年出版乡土小说选集《情债》，2002年出版随笔杂文集《说古论今话道德》。另有校园小说选《外面的世界》、论文集《编海拾贝》、文集《三人行》等将陆续出版。现为中国编辑学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



骏马文丛
JUN MA WEN CONG

塞上情思

蒋振邦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上情思/蒋振邦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3.7

(骏马文丛)

ISBN 7-227-02589-6

I. 塞… II. 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527 号

骏马文丛·塞上情思

蒋振邦 著

责任编辑 何克俭
封面设计 高旭东
版式设计 大 炜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上海西路 2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7-02589-6/I·657
定 价 (全五册):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岁 月 回 望

沙葱,在荒漠里扎根	1
20 世纪 50 年代家乡的歌者——许育川	9
在如林的期刊中徜徉	15
花开花落几十春	17
菊残犹有傲霜枝	19
初次进山	23
宁大的故事	25
电视剧《喜从何来》杂忆	31
抚今追昔话宁大	35
梦回大武口	44



石嫂子的笑声	46
“文革”农村蹲点忆趣	50
《银川曲》: 宁夏第一部电影剧本	53
执著的收藏	60
与吃喝相关的注事	62

情系故土

鱼米飘香	64
沙湖与我有缘	67
古秦长城一日游	71
未被开垦的风景地——火石寨	73
镇北堡的诱惑	75
神奇的沙湖	77
佳景有约在平罗	79
洪广营	87
平罗古“八景”	90
沙枣花开话端阳	94
莫忘当年创业难	96
网 迷	98

写在诀别的时刻	137
——悼念回族作家丁一波	99
金马驹的故事	106

亲 情 年 轮

有时,忆及爷爷	109
沙枣树般的父亲	113
母亲二三事	115
老师的记忆	117
美的追求	119
鱼的美梦	122
家兄大写意	126
第一次演讲	131
外婆和外孙女的故事	133
心中的那面红旗	135
房子的注事	137
忘年交	139
在沿河村的日子	141
铭心刻骨的“第一次”	145



车轮滚滚思潮涌	149
有关路的思绪	152
小诗两首话当年	154
乔迁之喜	157
和孩子们做伴	159
童 趣	161

边走边唱

旅游扶贫	162
话说“八大怪”	164
阎宅:凝重历史 繁华民俗	165
承德“外八庙”	168
高原明珠红枫湖	170
惊心动魄的黄果树瀑布	172
走南闯北	174
二上五台山	176
登泰山小记	179
孔府·孔庙·孔林	181
老龙头与姜女庙	184
旅游,在于相互欣赏	186

旅游业与羊杂碎	187
---------------	-----

激 扬 文 字

路与桥	189
特色要突出	190
小儿相伴水与土	192
漫话名言与民谚	193
醒来吧,手中的笔	195
民事案件审理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198
小析“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203
读书与求知	204
漫话歇后语	206
有关“典型报道”的记札	210

文 化 之 旅

兰山行	212
-----------	-----

后 记

并非多余的话	281
--------------	-----

沙葱，在荒漠里扎根

因公出差，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六盘山区之行。

我用手擦去车窗上的冰花，那荒山秃岭，似乎亲近而又神秘。当想到，不日将与分别 20 年的同窗好友——一个外表沉静、长得却很精干的农民的儿子相会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渴念在噬食我的心。20 年，漫长而又不寻常的 20 年，一切怀念、追思，所有欢乐、展望，都一下子掺和在一起——浓缩了，酿成一杯人生之酒。这酒味，该是甜的，还是辣的？我一时难以分辨。

毕业前夕，我们系里举办了一次晚会。

按照程序，先是座谈，然后才是歌舞节目。同学们满怀离情别绪，情意绵绵地在话别。有的在会上说些彼此鼓励的话语，预祝“桃李满天下，谁人不识君”，有朝一日在教育界崭露头角；也有的在私下叙些儿女情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而，被同学们誉为“老农”的章松同学，却来了个即兴发言，破坏了一些同学的兴致：

“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认为把事情想得困难些，反而主动！据说西海固的条件艰苦得近似严酷。因此，我认为‘适者



生存’法则在那里也是适用的……”

章松的这个“低调”发言,好似一瓢冷水,倒在了燃烧的干柴堆上,有些同学好似泼湿的柴棒,坐在一边不吭一声;有的同学开始满脸通红地应声而起指责章松了。

“同学们,请不要过分激动嘛!”我看有必要缓和一下空气,紧急呼吁道:“章松的发言叫人听了不舒服,但也不无道理!可他扫了大家的兴,应该制裁他。我提议,让达尔文的‘忠实信徒’唱支歌子……”

“好啊,同意!”

“这主意真棒!”

章松本是全校难得的男中音,声音浑厚、质朴。不过,平日里,他不轻易开口。

当那醇厚的歌声,在会场里回荡的时候,我发现不少同学的眼睛在闪光,脸上的表情是激动的。有人还在低声附和: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辉照耀着我们……

章松爱唱民歌,尤其是外国民歌。他接连唱了两三支歌子,可同学们还是揪住不放。他也够“朋友”的了,就一支支唱下去。虽然他的嗓子有点嘶哑,而情感却更加充沛、炽热: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摇的心。

.....

这是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这支歌还未唱完，就听到“哇”地一声。我们班里那位人称“胖姑娘”的罗军，一下哭出声来，随即双手捂着脸，冲出了会场。是歌声过于情真意切，牵动了姑娘的心弦？还是另有隐秘，使她如此动心？这件事，只有我似乎更明白些……

起初，同学们虽然各奔西东，但仍息息相通，书来信往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信中既有别后的相思，也有对未来的畅想。当然，有些信中也掺杂着一些无名的惆怅，和莫名的唉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加上人的懒惰性作祟，渐渐书少信疏，继而音信全无。一些粗浅的印象，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所淹没。然而，总有些难忘的画面，储存在记忆里，不能忘怀。

我是被分配到部队去工作的。入伍不久，收到了章松的第一封信，里面有他最初对六盘山区的描述。他们是坐着解放牌“大篷车”攀越六盘高峰的。那黄尘滚滚，狭窄的盘山道，曾经使有的同学视为畏途。而他呢，却撩起篷帐的一角，仰望蓝天，俯视山间飘忽的白云，朗诵起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他说他当时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过去，同学们都说章松“怪”。连那位女友——就是在晚上伤心而走的“胖姑娘”，都说他“怪”。毕业分配时，不少人认为他俩会留在城市，最起码也分在川区。可章松硬是要奔往六盘山区。他曾经说过：“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强弱，与他的意志力成正比。”看来，他是要试一试自己的意志力。因家庭执意阻拦，“胖姑娘”一刀割断了绵绵情丝，没跟他去六盘山区。

暮去朝来，春归夏至。历史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我从军队上转业到地方，和同学们见面机会多了。我方得知，原来到六盘山区工作的不少同学，因各种理由，陆续回到了首府和川区。然而，章松一如既往，在六盘山区一个中学里当“教书匠”。前几年，有个专科学校，急需师资，曾派人找他谈话，说那里条件好得多。他却说：“如若考虑条件，我恐怕早已远走高飞了。可我的事业在这里，我的希望在这些青少年身上……”他所教授的学生，却也争气，近几年来，在升学考试中，文科成绩一直在山区名列前茅。

车过六盘，思绪万千。我想到一位诗人，曾经把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比喻为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将一座座干旱的黄色的山头，形容为母亲胸膛上干瘪的奶头……这些说法贴切否？我没探讨过。可我觉得，毛主席“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伟大胸臆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气概，赋予六盘山以万古不朽的英名。在六盘山处于人生精华之年的章松，度过了面对这山山水水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定会有与众不同的感受吧！

我把这个问号带到了六盘山下的一座县城。晚上，闲暇无事，我向饭店登记处要了一张报纸。忽然从报纸的副刊上，我

看到一篇题为《六盘情思》的散文,作者正是章松。我的感情冲动起来:

六盘山区,我的第二故乡。20年前,我离开了富饶的塞上故乡,告别了父老乡亲,还有那朝朝夕夕相处多年的同窗好友,乘着现代化的‘大篷车’,翻越六盘高峰,来到这沟壑纵横、回民聚居的贫瘠山区。在这六盘山下,度过了我最好的青春年华。然而,回首往事,我并不感到有什么悔恨。面对这六盘新姿和几乎遍及六盘山区的我的学生,我感到由衷地高兴。这里的山水里溶入了我的汗滴,校园里留有我青春的足迹。

20世纪60年代初,这里汇集了天南海北的大学生,是高唱着“哪里需要到哪里去,那里艰苦那安家”的战歌而来的,都是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青年人。这里的条件是艰苦的,老师们住的是窑洞,喝的是带泥腥的水,点的是煤油灯。冬天因为交通不便,无煤生火取暖,窑洞顶上结着白花花的冰絮,一些老师晚上备课,还要拥上被子。可大家的情绪极高,因为心里有一团火:六盘山再穷,也是祖国的一部分。正因为艰苦,党才派我们来呵!

紧张而艰苦的生活,可以使人内心充实,可以使青春焕发,可以磨砺我们的革命意志,可以检验我们对党对人民的忠诚程度。记得毕业分配时,我说过‘适者生存’的话,引起过不少同学的非议。所



谓“适者”，主要是主观上的努力适应，并非单纯指自然淘汰。我之所以能“生存”下来，而未被“淘汰”，这要感谢党对我的多年来的培养，六盘山区人民对我的哺育之恩。人有情，山水草木皆有情……

有人对我说：“你的毅力很强，能在这里坚持下来，真不容易。”其实，他是对我了解甚少，才这样认为的。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新建的校园，座落在市郊的荒漠里。那里，长着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沙葱，它对我的启发颇大颇深……

“沙葱！”读到这里，我被沙葱牵住了思路，于是，就追忆起昔日那段趣事来……

这年春雨多了些，万物蓬勃向上。就连这靠近贺兰山的荒漠里，各种小草拔节生长，绿得可爱。黄色的、粉红色的，叫不上名字的小花，竞相开放，一簇簇，一丛丛，将这片荒漠装点得春意盎然。我们一群大学生，脚踏荒原，头顶蓝天，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这里挥锄开荒。

“看，这里还长有沙葱！”

章松一声惊喜的叫声，把同学们吸引过来了。大家争相瞅着这荒漠里的野生植物。

“这沙葱可以生吃，能当包子馅，很美，别有风味！”当时正值低标准，腹内缺少食物，一经章松这位老农的介绍，大家顿时活跃起来，散开四处寻找起来。

沙葱，三根一撮、五根一簇；这里那里，星罗棋布。有的可长到一筷子高，虽然比芨芨草还细，又没有韭菜那样稠密，然

而，一撮撮绿闪闪的沙葱，在这荒原里显得格外显眼，活鲜鲜的，惹人喜爱。

同学们寻找了一会，就半卧半坐地品尝起自己的“额外收获”来。章松更是津津乐道，介绍起他小时候揽沙葱的轶事来：

有一年夏天，接连下了几天雨，天刚转晴，村里老年人就吵吵开了：“趁这雨后没活干，到西沙窝揽沙葱，腌上它几缸，慢慢就饭吃！”一声吆喝，男女老少，天不亮，就赶上毛驴，带上毛口袋，上路了。本来章松的姐姐不让他去，一来为他过排水沟担心；二来怕他到了西沙窝渴了饿了，顶不住咋办！可他赌咒发誓地说，决不给姐姐添一丁点儿麻烦，小伙伴也作他的“保人”。姐姐被缠得没法，只好带上他。一路上倒没费心思，过排水沟时，他一边游，一边为姐姐牵着毛驴，当了姐姐的“保驾”。快中午时，才揽了半口袋，他的肚子饿了，想吃带来的馍，可这沙原里没水。姐姐说：“你真愣，那沙葱就馍，不是一样吗？”一句话提醒了他。那沙葱生吃倒也爽口，还有点辣味。肚子不饿了。可那手不听使唤了，一接触沙葱，就辣得难受，手都不敢伸了。他将这新情况给他姐姐一说，姐姐发了一顿脾气：“手辣，你不会悄悄忍着，你一喊叫，我的手也辣得伸不出去了，揽不成了！”唉，真是神经过敏。中午过后，乡亲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到排水沟前聚集，无形之中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收获”评比。别人揽了鼓鼓囊囊一口袋，而他们姐弟俩，怕大家笑话，将绳子扎在口袋嘴子的顶端。其实，装得太虚的口袋，早就露了“底儿”。姐姐嘟哝着，埋怨了他一路……因此说，揽沙葱最忌讳说“手辣”……

我放下手中的报纸，陷入了更深的沉思之中。



“他正是像沙葱那样在做人的！”

试想，在瀚海里，沙葱这种野生植物，冬日里，茎叶枯萎，根部却能抵御着寒冷的袭击，为来春孕育新的生命；夏日里，虽有骄阳蒸烤，却能舒展身躯，亭亭玉立在沙原之上，给人以生的希冀。沙葱，虽没有娇艳的花朵，肥硕的茎叶，然而，它纯真、质朴，具有农民的气质——随遇而安。章松这个农民的儿子，也正像他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一样，在这贫瘠山区辛勤耕耘着，渴盼着为山区人民奉献更多的收获……

1983. 3